

第五才子書
施耐庵
水滸傳

第五才子書
施耐庵
水滸傳

三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二十二

聖歎外書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此回始入宋江傳也宋江盜魁也盜魁則其
罪浮于羣盜一等然而從來人之讀水滸者
每每過許宋江忠義如欲旦暮遇之此豈其

人性喜與賊爲徒殆亦讀其文而不能通其
義有之耳自吾觀之宋江之罪之浮於羣盜
也吟反詩爲小而放晁蓋爲大何則放晁蓋
而倡聚羣醜禍連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誠
忠義是必不放晁蓋者也宋江而放晁蓋是
必不能忠義者也此入本傳之始而初無一
事可書爲首便書私放晁蓋然則宋江通天
之罪作者真不能爲之諱也

豈○惟○不○諱○而○已○又○特○致○其○辨○焉○如○曰○府○尹○叫○
進○後○堂○則○機○密○之○至○也○叫○了○店○主○做○眼○則○機○
密○之○至○也○三○更○遶○到○白○家○則○機○密○之○至○也○五○
更○趕○回○城○裏○則○機○密○之○至○也○包○了○白○勝○頭○臉○
則○機○密○之○至○也○老○婆○監○收○女○牢○則○機○密○之○至○
也○何○濤○親○領○公○文○則○機○密○之○至○也○就○帶○虞○侯○
做○眼○則○機○密○之○至○也○衆○人○都○藏○店○裏○則○機○密○
之○至○也○何○濤○不○肯○輕○說○則○機○密○之○至○也○凡○費○

若干文字寫出無數機密而皆所以深著宋
江私放晁蓋之罪蓋此書之寧恕羣盜而不
恕宋江其立法之嚴有如此者世人讀水滸
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義目之真不知馬之
幾足者也

寫朱仝雷橫二人各自要放晁蓋而爲朱仝
巧雷橫拙朱仝快雷橫遲便見雷橫處處讓
過朱仝一着然殊不知朱仝未入黑影之先

又○先○有○宋○江○蚤○已○做○過○人○情○則○是○朱○仝○又○讓○
過○宋○江○一○着○也○強○手○之○中○更○有○強○手○真○是○寫○
得○妙○絕○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
賞的、非是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
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裏只見何清去身邊招
文袋內摸出一箇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
上面○
奇絕之文何清道你且說怎的寫在上面何

匪夷所思

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賭○博○輸○了○沒○一○文○
盤○纏○有○箇○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
地○名○安○樂○村○有○箇○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何○清○罵○兄○弟○好
賭○不○謂○賊○人○消○息○却○都○在○賭○博○上○撈○爲○是○官○司○行○
摸○出○來○看○他○逐○段○不○脫○賭○字○妙○絕○
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
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宿○須○要○
問○他○那○里○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
寫○在○簿○子○上○官○司○察○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

名○閒閒說出一件事○寫何清戶中一時說出為

是○數○事○事○事○如○畫○可○見○保○甲○法○之○當○行○也○

事○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箇○販○棗○子○的○客○人○推

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箇○為○頭○的○客

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又○閒○閒○說○因○何○認○得

他○我○比○先○曾○跟○一○箇○賭○漢○去○投○逵○他○因○此○我○認○得

一○件○事○中○間○又○說○出○一○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

高○姓○只○見○一○箇○三○髭○鬚○白○淨○面○皮○的○明○明○是○搶○將

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

賣

以○吳○用○之○智○而○又○適○以○智○

我○雖○寫○了○有○些○疑○心○

第○二○日○

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

又○閒○閒○說○出○一○

件○事○又○從○

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箇○漢○子○挑○

兩○箇○桶○來○我○不○認○得○他○

一○箇○我○却○認○得○一○箇○我○不○認○得○妙○妙○

店○主○人○

自○與○他○厮○叫○道○白○大○郎○那○里○去○那○人○應○道○有○擔○醋○

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

白○日○鼠○白○勝○他○是○箇○賭○客○

亦○從○賭○上○出○名○

我○也○只○安○在○心○

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崗上一夥販
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
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如今只拿了白勝只拿

了白勝只拿了晁保正只拿了姓一問便知端的

這箇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

一段話說出無數零星拉雜之事却仍收

到經摺

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

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麼何

濤稟道略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

叫進後堂

則機密之至也。機密之至而晁蓋仍走，則非宋江私放而為誰也。○一路極寫機密，皆表並無別處。

走漏消息，所以正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宋江私放之罪。

自此以下都極

寫機密

之至無

處走漏

消息以

見晁蓋

之走實

係宋江

放之所

以大著

其罪也

了當下便差八箇做公的一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做眼。○有店主做眼便一逕奔去不致聲張。機密之至也。逕奔到白勝家裏却是三更時分。○三更時分則人都睡也。

着更無走漏消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

息機密之至也。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却說道害熱病不

曾得汗。○寫心虛從床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

如畫

白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黃泥岡上做得好事

白勝那里肯認把那婦人細了也不肯招衆做公

的繞屋尋賊尋到床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掘開

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面色

如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

又包其頭臉恐或有帶他老婆扛擡贓物都連夜

趕回濟川城裏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到白家是三更到州

城是五更三更則人都睡着五更則人把白勝押

都未起皆機密之至更無走漏消息也

到廳前便將索子細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

白勝之所以得與於一百八人也

連打

三四頓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道賊首

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廝如

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便不打你了白勝

又捱了一歇

寫白勝

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首的是

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

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箇不難只拿住晁保正

那六人便有下落先取一面二十斤死囚枷枷了

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裏監收老婆亦監收在

牢更無走漏消息處也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

領二十箇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文公

不另差人機密之至更不得消息走漏也着落本縣立等要捉晁保正

并不知姓名六箇正賊就帶原解生辰綱的兩個

虞候作眼拿人有作眼人便可一見就擒不一同

何觀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

第三十二回 私放晁蓋

走透了消息又持書機密之至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

行公人并兩箇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寫得是衆人都藏過則更

無走漏消息處見機密之至也只帶一兩箇跟着來下公文逕逦

鄆城縣衙門前來當下已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

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箇茶坊

裏坐下喫茶相等喫了一箇泡茶問茶博士道今

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

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何濤

又問道今日縣裏不知是那箇押司直日茶博士
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

出得遲疾
紙墨都省

何濤看

時只見縣裏走出一箇押司來那人姓宋名江表
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
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爲
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
在堂母親蚤喪下有一箇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
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